

书人书话

探寻千年前先贤的心路历程

袁恒雷

诗路放歌

第一片雪花飘落之前

苏小七

家书

家门口
红红的对联
你我的名字
酒湿在纸张里
以默念的姿态
镶在门楣
岁月的浅笑
唤醒时隐时现的阳光碎片
万花筒般灿烂

摇曳着旅人碎碎的舞步
那孤独的乐器
在弹奏唯一的心曲
即便单调
即便冗长
可,那又怎样
他还是心里
最热烈的舞姿
最欢快的旋律
最美的期待

被家书拽着醒来
窗帘后面的光明晃晃的
像你的眼睛
多想在这光里跳一支舞
即便笨拙也是极美的
因为掌心里握着你的名字

沉醉于家书的暖
像春天飞翔的鸟儿
又仿如日子里的茶
苦中一缕清香
每天清晨
你都小心翼翼拉上窗帘
把风关小一点
怕它扰了家书的心境

越来越拥挤的光里
旋转出来的快乐

岁月的眼睛

窗前
雨滴已被秋天梦过
那些风里的烛光
被来路不明的暗夜
掐灭

你手中的拐杖
锈迹斑斑
如岁月的眼睛
等待屋顶的花开

天亮了
午夜里游荡的心
归于沉寂
那些挂在城门的枫叶
递进一枚苦涩的笑窝
无情的牙齿闪着光亮

有时候 幸福
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等待
不会管被时间流放的人
回不回来
只要心里还有温度
即便是深秋
日子也不会寒冷

穿越的符号

也曾将日记遗落在草丛
其中的一朵花
是整个春天的呼吸
偶尔
翻开其中一页
那句誓言早已不知去向

你总是这样丢三落四
一些东西一旦丢失
就像这秋天的落叶
比如
秦观的朝朝暮暮
比如
苏轼的明月夜
还有
遗落在地上爱情的种子
他们漂泊异地他乡
在无端的烟火里
早已长成了另一种
你也不认识的植物

叹息
吹送字里行间
符号穿越
岁月爬满皱纹的脸
抓起行囊去旅行
才发现 背包里
只剩下思念

你,坐在文字上面

用一首诗点亮冬夜
用一个名字温暖胸口
用一扇门护佑家的暖
用一点尖叫
烘托记忆

蝴蝶和花朵
总是默契地就着换盏
只要她愿意
就可以
随季节舞蹈
再次向前

杂乱无章的日子
碎碎的脚步
倾听大地
蛰伏在冬的边缘
守着那个秘密
合谋一场私奔

蜜语甜言隐去后
你
坐在文字上面
如一篇散文

雕刻誓言

我的发丝
缠绕在你指尖
日复一日

尽管
冬
无情地划出一道弧线
天空
也无法拒绝黑暗

花园里
蜜蜂嗡嗡吟吟
如一阵风
撩动你性感的唇

冷风吹过
太阳葡萄的身影
依然能触摸到
你的呼吸
像是抚摸多年前
雕刻的誓言

第一片雪花飘落之前

冬季
穿过黑夜
在第一片雪花飘落之前
化作黎明的一声叹息
唤醒前世的记忆

茶
侵蚀坚硬的铠甲
让透明的灵魂
成为心的战俘

围炉夜话
或
茶香四溢
午后
耳语和誓言交替坠落

潜伏已久的伤痛
顷刻间
以不含尘沙的方式
打开
初雪的羞涩

范仲淹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有两句广为传唱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到300字的原文已经足够凝练，这两句更是对古今多少先贤高风亮节的精准概括。储劲松对这两句该是极为喜爱的，在其新著《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的封面上，正是一幅江水泱泱、云山雾罩的淡雅国画，图中一曲回环盘绕的山路顶端，坐落着一间雅致的亭子，仿佛里面有人在对弈，或饮酒赋诗，或许那正是映照了本书讲述的十一位文人远离庙堂后的归隐生活。

全书依次讲述了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十一位两宋文人的贬谪与归隐生活。阅读这本跨越数百年的两宋专著是场酣畅淋漓的时光之旅，储劲松仿佛端坐在山顶亭子里一位吹奏古曲的隐士，掩卷闭目，曲声依然在山间溪畔回响。

提起这十一位文人，对于我们稍有文史常识的人来说，几乎都是不陌生的，通过学生时代的教材课文学习，乃至以后的一些读书积累，他们均是享誉千载的文化名人。想要写作他们的文化散文，材料固然是很丰富的，可是丰富的同时，意味着出新的艰难——前人很可能早已写出了他们足够分量的解读了。比如苏轼，光传记就已经有好几本，解读他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储劲松没有人云亦云地写他们从生到死的传记，而是

将目光触及他们贬谪后的人生旅程，从他们第一次或主动或被迫离开朝堂，然后在江湖与庙堂之间往复的整个过程，特别注重透过其言行——尤其是其写出的著作探究这些文人的心路历程。

储劲松写作这些文人时并不是直接拿着材料一顿翻译和拼接了事，那样可读性与新意自然不可能有，他会依据既有的资料结合当时的场景进行合理的推理与想象，适当运用环境、神态、动作等描写，从而大大增加了可读性。比如写王禹偁在秋天，携着老父亲和妻儿，从京师赶往商州贬所时的场景就很形象逼真：“出京路上，他不时依依不舍地回望京城，委屈的泪水打湿了衣襟。”这很可能是所有遭遇贬谪的大臣及其家属的模样，储劲松如此写来显然具有普遍性与共情性，令读者觉得可信。

从北宋初的王禹偁写到南宋末的辛弃疾，跨越近三百年的时间维度，从朝廷庙堂到江湖山野，以十一位名臣为基点，向外扩散出包括诸多皇帝与大臣的整个两宋风云图。这其中，我们既看到了两宋励精图治的君臣同心协力奋斗的时候，也看到昏君奸臣祸国殃民的时节，十一位大臣在其中浮浮沉沉，更多的时候，自然还是他们哀叹生不逢时、不得重用的悲鸣。也正是因为这些大臣不光在京城见识到上层社会的团结或分裂，更是因为长期处于江湖之远，能够亲眼目睹民生之多艰，而发现国家真正需要怎样的政

策才能顺利发展。比如黄州，从北宋初的王禹偁，到八十年后苏轼贬谪到来，黄州的面貌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因为“繁重的赋役导致民不聊生，是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这些文人往往是官运不幸诗文幸，他们最出彩的著作的确是远离庙堂后写作的。储劲松为了撰写这些人的心路历程，案头功夫下得足够丰富与深刻。仍是以最难出彩的苏轼为例，储劲松发现，从黄州、惠州、儋州的大量作品中，他读出了苏轼“多有灰心、沮丧、沧桑、凄怆之语”。这三个地方连苏轼自己都承认是他人生特别有价值的三个地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储劲松用一句话概括了苏轼这时的心路历程：“在贬谪期间，苏东坡寄意诗词文章，兼习书法绘画，并深研佛老之学，用这些来为自己渡劫。”这句话不仅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苏轼在这期间的人生特点，还点名了在其乐天知命的外表下，这些不过是其无奈的“渡劫”举动。

通览储劲松评析十一位两宋文人作品，我觉得其评析苏轼的当首屈一指，也是其在众多研究苏轼作品中能够写出新颖处的重要所在，且看他如此写道：“作诗填词著文章，出入经史，随物赋形，神完气足，酣畅淋漓，迅捷如弹丸走坂，浩荡如海水扬波，自然如和风吹湖，轻矫如野兔上山，清峭如雪中老梅，超妙如仙人隐现，不测如鬼魅去来。如之奈何！”这如诗如赋的一段精彩论述，哪怕其写苏轼的文章仅此一段，也足够值得赞叹了！

小小说

扁食

郑志刚

小云啊地尖叫了一声，牙齿被硬东西硌了。白净的瓷盘里，原本还有十来个饺子等她品尝，这下登时没了胃口。小云想知道烙她的到底是啥，没剁碎的脆骨？随着韭菜叶儿混入的什么其他渣渣？总之，这扫了小云冬至食兴的东西，看来要无处遁形了。

阳光不错，隔着玻璃看暖洋洋的，但站到大街上，冷风还是瞬间能把人揉捏成此皱彼褶的饺子。在小云老家，饺子被呼作扁食，捏扁食是春节期间至为重要的厨房。农村出身的少女小云，从小就跟着母亲擀皮包馅，学会了捏扁食。可以说，将来谁要娶了小云，香喷喷的扁食能享用一辈子。

“谁知道哪个小伙子有福气哩！”大钟的唇舌间隐含了一点儿妒和一丝儿醋。他媳妇是在广东打工时认识的，南方妹子，起初对捏扁食毫无兴趣，再加上个头矮，皮肤不够白，不爱笑，说话还叽里咕噜着费劲，大钟妈很是不满意。这些年来，婆媳关系是大钟心头一本难念的经。

县城这套房，耗尽了大钟两口子打工攒下的钱。当时北方农村正流行盖两层小楼的高墙阔院，大钟原本也打算热辣辣地赶风潮。但南蛮子老婆揪着他耳朵厉声警告说，如果不到县城买房，就难以实现彻底脱离婆婆笼罩的目的，如果自己的千里远嫁还换不来县城一个小家，那么，就坚决和他拜拜。看着裤腿边一双儿女小脸上的鼻涕与眼泪，大钟最终在村里一片“穷烧”的讥嘲声中，搬入

县城新居。

大钟妈怎么也过不来心里那股劲儿，自己拉扯大的儿子，咋会还不如看家护院的一条黄狗忠诚。她觉得四邻八舍都在看自己的笑话，有段时间就缩在老宅里尽量不出门。任大钟再怎么一趟趟请，就是不理去县城新房的茬儿。她不光自己不去，也严禁小云去：“敢去你哥家就别回来见我！”小云聪明，能把扁食捏得劲，也要试试可否化“粮缘”为“良缘”。她私下不少去哥家串门，每回都不空手。大钟混在县城，三朋四友的来往不断，瞅住机会在一家民办幼儿园，让妹妹当上了幼儿教师。

“小云，捏扁食还怪有意思哩！”双手沾满面粉的“南蛮”嫂子侧了侧脸。一来二去，嫂子被小姑子调教得学会了包饺子全套活儿。她盘的馅儿盐总是大，大钟每次都吃得皱眉吐舌。小云就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做示范，姑娘快处成闺蜜了。实际上，这中间还有个关键窍门儿，那就是小云有机会就夸南蛮子当初坚持在县城买房有眼光。如今，村里哪家如果没进城购房，连儿媳妇都难找。再看房价，短短二三年间，足足翻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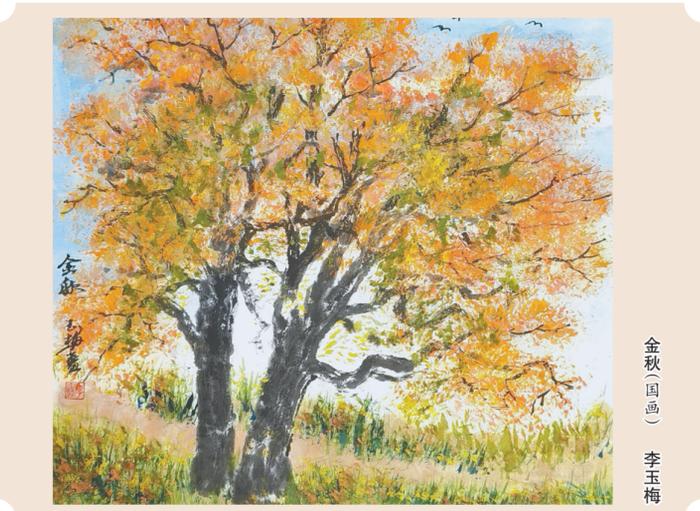
塌不下自尊的大钟妈，一边嘴上埋怨闺女偷偷巴结南蛮子，一边在村里享受“县城买房头一家”的恭维。她觉得一双儿女都在县城站稳了脚，岗位体面，收入不少，关系融洽，自己脸上有光。于是，冬至这天，总算半推半就地坐上了儿子、儿媳、女儿合力回村邀请共赴“饺子宴”的车。

入秋，和陈先生一起去找梁先生，把出书的计划商量定了，又把话题转到梁先生养的兰草上。兰草品种多，寓意好，他如数家珍，一口气讲出来十几个兰草的脾性。孔圣人曰：“芷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梁先生先前在煤矿是能写字画画的人。老家的山前山后都是石头，兰草长在深谷也无人认识。一脚跨进京城，开了公司，做了多少书早已记不得了，孤独时只剩下那满屋的书，养兰草是想找个说话的人。梁先生声音低低的，对着陈先生，又像说给自己听，北京城这偌大个地方，生生把一个艺术家逼成了老板，也能将老板改造成个艺术家。陈先生脸红了，联想起了自己。

冬天抱回来的墨兰开花了。陈先生欣喜地指着给我们看。他自己又养了很多兰草，但就是不开花，养兰容易开花难。我也好奇兰草养好是不是培了什么肥料。梁先生说不用肥料，少浇水就可以。兰草喜欢散光，不喜欢阳光直射。说像陈先生那样的工作室，兰草养不活的。陈先生沉默了一下，又笑起来——这兰草，竟与人一样活这么细。

梁先生为陈先生认真做了书，厚厚的两本，一本描写器物之美，一本叙述把玩之趣。陈先生很喜欢，以“风物”为名，为书写了序，说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舒展”，真真道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我给喜欢藏书的朋友发了短信：送你一盆兰草吧。她马上回复：先替我养着，等开花时去取。回身望一眼桌上的兰草，“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现在的人，忙起来无边无际，兰草啥时候会开花啊，我不知道。



金秋(国画) 李玉梅

荐书架

《中国山水画对谈录》：从零开始的山水画通识读本

高晓倩

九场重量级对谈，直面山水画关键问题：为什么中国人钟爱画山水？千年山水画经历了哪些变革与发展？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有何区别？山水画的笔墨和书法笔墨有何关联？画家的修养和性情如何影响作品？当代人如何面对山水画传统？

早在南北朝，宗炳便以《画山水序》奠定了山水画的理论；此后历朝历代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不朽名画，这些作品至今仍是艺术创作者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本书收录了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钦松与邵大箴、郎绍君、薛永年、潘公凯、易英、朱良志、尹吉男、余辉、吴为山九位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的对谈，循序渐进并深入浅出地讨论了中国山水画传统，以及现当代山水画的创作意义如何重建。

对谈山水画，既是解读前人，也是阐释自己。进入对话，随经典画作穿越千年，溯源中国人的审美基因。

作者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本书收录了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钦松与邵大箴、郎绍君、薛永年、潘公凯、易英、朱良志、尹吉男、余辉、吴为山九位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的对谈，循序渐进并深入浅出地讨论了中国山水画传统，以及现当代山水画的创作意义如何重建。

对谈山水画，既是解读前人，也是阐释自己。进入对话，随经典画作穿越千年，溯源中国人的审美基因。

人与自然

风物

左素菊

此夸那姑娘讲得好，姑娘脸红得胭脂一样。陈先生发现我对楠木感兴趣，话才多一些，开始教我一些木器知识。他说所有的木头都有个性，藏品如乾坤衣袖，风姿清雅。比如紫檀是贵族，花梨是君子，楠木柔韧善舞，乌木郎心似铁。这些木头都会经历风刀霜剑，被岁月打磨，巧成天工。木器之趣，在于把玩，动与静之间，吸纳、收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包浆，自持生机和温度，最后才变成一件艺术品。我惊奇地说木器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啊。他轻抚着楠木椅子的把手，说这一辈子只愿做好一件事，每天与眼前这些有生命的木头对话，就挺好。

梁先生说过来谈合作的事。阳光下，陈先生忙着给金丝楠的佛像开脸，眼神专注。佛像低眉垂首，神情自若。每个木头都会有记忆，阅尽人间事，他说得没错。

那幅百子图已挂在茶室的墙上，入色入韵，也不喧宾夺主。陈先生趁着等人，埋头画一对中间带几圈的椅子，巧妙精密的结构，榫头之间互相咬合，不用铁钉和螺丝，便能坚固承重。我惊讶他竟能将各种不同的榫头结构，画成精确的立体透视。陈先生拿了一盆墨兰过来，还没开花。陈先生很喜欢，说兰草是梁先生这样性情的人养的，我不养这些。梁先生接了话，说你

这屋子里一定得有兰草。以前把经商这行叫“买卖”，张九龄有首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这首诗里用兰草提到了“生意”，生意生意，就是长久旺盛的意思。看梁先生引经据典，陈先生也不反驳，笑着说，只知道读书人爱兰草，没想到养兰草也能与生意有关。

梁先生却很当真，说上次来你这里，发现你这个茶室清冷，没有养生命的植物，兰草与这里很配。陈先生抚摸着楠木做成的茶台，说木头就是生命呀，随四季变化而生长，聚山野之气养足了神，冬天冷了收缩，春夏又悄悄长回来，与人一样，爱伸懒腰。梁先生愣了一下，没接话。

在梁先生的书房看到过一大盆剑兰，一簇一簇的，生机勃勃，盆面刻着文绉绉的诗句：朝朝颜顾惜，夜夜不相忘。我以为出自倾慕之人，梁先生让我多读读胡适，过了很久才懂他的心思。

隔了一段，梁先生来喝茶，看到那盆墨兰没精打采快死了。陈先生等着冬天开花，经常用水浇，又拿到屋子外边晒。陈先生不知道，还往花盆根部放了土，兰草其实不需要这样的土壤。梁先生又把兰草抱走了，说养活了送回来，养不活就再送一盆。